

网上禁售，线下渠道成主战场 电子烟在寒冬中狂奔

记者 乐骁立

A
宁波并非中心战场

老魏是慈溪一家工业设计公司的合作人，他回忆，今年最后一次有客户找他设计电子烟具是6月的事了。结果项目进行到8月中旬，客户说收到风声，可能政策有变，于是中断了项目，支付了寥寥无几的设计费用，就再也没有联系。

老魏介绍，余姚慈溪也有一些原本做小家电和注塑件的企业代工过电子烟，但现在已没有了这方面的订单了。

2004年，伴随着魏子和刘佳出演的《离婚再婚》登陆荧屏，“如烟”电子烟广告开始在各大电视台轮番轰炸，洗脑循环程度不亚于脑白金。这款被公认为第一代电子烟的产品于2003年由中国药剂师韩力发明，韩力使用高浓度尼古丁溶液（而非浸泡烟液）作为烟油，并采用发热电阻丝为热源，在保证尼古丁摄入的同时最大限度优化抽吸体验，产品设计与宣传一样“简单粗暴”。然而，上百元的起售价、动辄频繁更换的烟弹，使得如烟相比传统香烟不具价格优势，加之当时国人的健康意识与消费能力难比今日，如烟在国内市场反响可谓雷声大雨点小。同年，韩力的父亲因重度吸烟并发肺癌晚期离世，让如烟的先驱之路平添一份悲壮。

但之后的电子烟构造原理还是基本站在了如烟的肩膀上，只是随着半导体技术和电池技术的进步，加入了电子系统，实现了功率、烟量的可调节，结构、功能也变得更加复杂，集成化程度更高。目前主流的电子烟都是一次性烟油烟弹，不必注入烟油。

从制造端来说，电子烟的产业链条可分为电子件，即电池、电芯、控制电路；雾化器材料，包括玻璃、五金、发热电阻及注塑件。

在阿里巴巴上搜索宁波地区可以加工电子烟的厂家，结果有近百家。

主要是注塑件和电池的供应商，也有一些可以组装的小厂。询问一家位于余姚丈亭的厂家，得知以前他们代工过一批烟具，但从2018年起，电子烟的产业链持续向广东集中。

“本来我们的电池和注塑件就是供3C产品的，不是专供电子烟的，什么香薰器、雾化器都能用，因此说不上冲击。”他说。

老魏介绍，宁波能提供的就是电池和注塑件，但希望订单能够大一些，不然不值得开模具。而深圳周边产业集中度高，小批量生意也接，特别是电子件基本还是在深圳采购，因此现在很少有人到宁波来下单了。

宁波投资人邓建军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询问了周边的朋友，表示宁波圈子里似乎没有重金押宝电子烟行业的。

“这个风口来得太快，去得也太快，宁波的投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政策面的风险已经显露了，因此没有什么宁波资本进入。”他说。

B
制造端一片哀鸿

再看如今的深圳，随着线上禁令的生效，深圳周边电子烟厂家的日子着实不好过。电子烟品牌思格雷创始人、电子烟协会会长的欧俊彪近日在网络自媒体介绍了目前的情况。

粗略估计，深圳已经有一万多电子烟工人失业，思格雷原本有近千名工人，如今裁员近一半。11月份前，思格雷原本租了新的办公室计划进行扩张，线上禁令出来后，只能无奈放弃已交的押金。

深圳沙井区，这个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制造集散中枢，对这个“冬天”的到来，感受更为直接和深刻。

腾讯网的记者在稿件中写道：“在康尔工厂门口，陆陆续续出来了四五个年轻人，当听到能否去康尔面试之后，一位叫陈林的年轻人说：‘这家工厂已经不招人了，今天已经走了20多个了，这还只是我们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。’”

康尔的现状只是深圳沙井区电子烟代工厂的一个缩影，这里十几平方公里的街区有600家电子烟生产商，生产全球90%电子烟，此刻大多数工厂要面对转型、倒闭的窘境。据媒体报道，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开始密切走访工厂，严防发生年底讨薪事件。

宁波已经入冬，老吴在书房拿出烟来，刚准备点上，就被妻子一顿训斥：“冬天，开着空调关着窗，你竟然还要在房间里点烟？给你买的电子烟呢？”

“烟油用完了。”老吴悻悻地说。

“用完了买啊。”

于是，老吴翻开了收藏的淘宝店铺，结果空空如也。一问才知，上个月，国家烟草专卖局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》，根据通告，所有电商平台早已将所有带有“电子烟”“蒸汽烟”字样的产品下架。

从11月禁令下达以来，这个在2019融资规模超过20亿元，沈南鹏、徐小平、罗永浩等一众大咖纷纷涌入的行业，变得更加诡谲——制造端哀鸿一片、头部品牌疯狂开店、游击部队节节败退。

一边是头顶悬着的政策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一边是拥有3亿中国烟民的庞大市场，原本就争议不断、向死而生的电子烟，最终还是站在了悬崖边。

